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泣紅亭 第二十回 簪金歸里團聚會芳園 頑玉驚夢終結泣紅亭

高衙君莫問，草廬隱西山。花落猶再放，白髮凋朱顏。

且說眾人剛要看琴默的詩，粹芳也放下筆道：「我的寫得了，實在沒法撥，只得從花上撥了。」眾人將兩人的詩一同觀看。琴默的詩是：

山水知音心隨廣寒身入夢，醒後方知坐案旁。
涼紗窗圓掛金水，侍女卻簾撥月光。

盛如的詩是：

孟氏粹芳寂靜深林繡金鑲，漢白玉階湧銀漿。
蓓蕾稍偏銜半影，手捏花枝撥月光。

熙清笑道：「這個醉漢出的題目我實在做不了。天空中的月亮用什麼東西去撥呀！看你們的詩也只是撥什麼『過雁』、『卻簾』、『蓓蕾』而已。除了香菲姐姐的詩，只是撥了月光，並沒有撥上月亮。」正在說著香菲、玉清二人用單筒望遠鏡搶著看月亮裡的黑點到底是什麼東西。

熙清笑道：「我的詩是寫不成了，把你們那根又紅又長的東西給我看看。」一句話把粹芳逗笑了，看了紫樹一眼。紫樹嘆喲聲笑道：「二姑娘話也不會說，這東西叫望遠鏡——千里眼。」

這時，玉清把望遠鏡遞給熙清，她拿著千里眼放在眼上對著月亮看，手哆哆嗦嗦總也對不准。好容易對準了，手一動又看不見了。她忽然想起詩句，把千里眼遞給別人道：「找不到月亮的功夫卻找到了詩句，我這總算是撥弄了月亮。」說完就寫了詩：

綠窗學友月中有何物？請教千里眼。

撥月東西轉，對不准焦點。

眾人看了說，這一首也算寫實之作。璞玉道：「文思枯窘，觸類旁通，看看我的。」這時福壽也說寫成了。眾人先看福壽的詩：

鬆月清碧院中坐乘涼，篆煙遮人目。

呼人撥月光，輕風驅薄霧。

接著看璞玉的詩：

賁郎君何以驅青蚊？徐徐羅扇輕。

往來風拂動，碧海撥月明。

眾人笑道：「這一首詩，寫得真是特別透辟了。」

熙清笑道：「哥哥得了我的構思。」

璞玉將所有的詩全看了一遍，分了等級，繕寫在大紙上，把玉清的詩放在最末。第二天，差古畫把這七首詩送到天竺寺求教。

又過了幾天，金公子想陪母親和伯母回家，金夫人和琴、盧二人再三苦留不住。二位夫人看兩個姑娘夫妻和睦，夫唱婦隨，心裡寬慰，欣喜不已。於是辭別眾人，和金鍾坐船回浙江。

賁府平安無事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忽然北風凜冽，白雪霏霏，又到冬季了。

賁夫人來到杭州也有三四個月了，想家，想兒子，無奈和愛女揮淚相別。回蘇州時，賁侯為了路上安全，叫高珍護送。

一日，賁侯接到從北京來的《京報》，打開看到上面有一道命令：忠信侯賁璽任蘇杭海防鹽運使，三年任期已滿，即令由三品工部侍郎桂棻接任。

賁侯看了心中欣喜，禱告天地。又聽說桂二爺是仲冬二十日左右到任視事。

預計交接印信手續可在年末完結。從此賁府上下都在收拾行裝，準備回原籍。賁府家人也都想家，無不高興。文客詩友史登雲、司田人、李憲章等聽了消息也想回原籍，賁侯給了重謝，贈了禮物，三人賃船先回去了。

蘇令安父子任期也滿了，年末回北京，將接任盧龍知府。盧龍府離鳳鳴州不甚遠，金夫人把熙清留下，告訴：到家後看方便送到你們新任駐地，叫蘇令安先回去。

不久到了年底。天桂菜到來，璞玉出城迎接。因是舊時相識，金蘭至友，親熱相歡，毋庸贅述。

次日，桂大人親自來見賁侯。賁侯將杭州地方的人情、風俗、物產、利弊一一據實詳告。選擇吉日交接印信和處置懸案等事宜。桂菜毫不刁難扯皮，一切事情都辦得順當利索。

賁侯親自選擇吉日，到年底沒有幾天，日子太緊，過完大年，正月初三正是出門遠行的吉日。於是提前向城裡有交情的官員辭行，又和桂大人家裡互相贈別，並帶璞玉同琴、盧二人去梅峪，向戴新民夫婦辭行。一切禮節俱已辦妥，也就到了大年初一。賁侯全家上下忙得不亦樂乎，連過年也沒有顧上。正月初三午時賁侯帶全家，乘坐十艘大船。全城官民都出來給賁侯送行，從城門一直到江邊，真是車水馬龍，水洩不通。一時繁華景象，難以形容。

敲鑼三聲，各船揚帆啟航。那天正是東南春風，順水推舟，不久離開了杭州城。

璞玉因回故鄉，當然高興，但與西湖佳景，藕斷絲連，詠詩傷別。琴、盧二位夫人不能忘卻戴新民夫婦的厚恩，時時吟哦緬懷。盛粹芳心裡沒有絲毫牽扯，閒暇時告訴璞玉那年南下時途中遇見妙鸞的事兒。璞玉聽了又驚又喜，正沒有到白雲庵看看的理由，恰好賁侯覺得行船太慢，恐怕誤了報到日期。就叫龔高道：「你們護著夫人的船，在後頭慢慢走，照直回老家。我先去北京，回命之後再回家。」說完自己坐上輕舟快船，帶上高珍、伯林先走了。

大船行至平山堂，璞玉說了妙鸞在白雲庵的事：琴紫樹也說了想憑弔龍玉小姐之墓。金夫人不便硬拗著兒子和媳婦的心意，說同意去白雲庵，先叫馬柱前去報信兒。

馬柱到了白雲庵，給老女道士錢進行籌備，將祭品、紙錢也都準備好了。那時，妙鸞手裡的黃金、白銀都已全部用盡，庵裡的人也就日益輕蔑她，有的人甚至造謠誣陷她貪污了廟倉的物品。她正在進退維谷時，聽說金夫人等要來看她，真是喜出望外，連忙打掃庭院，同老女道士出外迎接。不久，金夫人的轎子先到了，隨著又來了幾輛車。妙鸞忙上前攙扶金夫人下轎。

金夫人看，妙鸞的臉上起了不少皺紋，對人世滄桑，不無感慨。拜完仙尊，進入雲房坐下，老女道士施禮獻茶。

璞玉叫馬柱找幾個石匠，準備重建龍玉小姐的墓碑。

盛、琴、盧三人走進裡間，看了掛在牆上的三個人的手跡，回憶往事，評論一番。看了粹芳後添的詩，也是無限感觸。

妙鸞、紫樹原來感情深厚，二人握手談心，直到深夜，有多少話要說，沒完沒了。紫樹看妙鸞不願意在那兒再住下去，有心跟著一起回去，稟報過金夫人，叫她收拾行裝。這天晚上，紫樹在燈下撰寫龍玉小姐的祭文。第二天早飯以後，盛、琴、盧、妙四人帶著丫鬟、婆子們坐車，來到平山堂。璞玉早已同眾人將墓地打掃乾淨，備了祭案，在那兒等著。

那天盛、盧二人去那兒一表姐妹之情，陪琴默去的，不是當事人。主祭人是琴紫樹。她看了寫著自己名字的碑文，感慨萬分，又苦又笑，向眾人道：「還不把這塊碑換了，還等到什麼時候？」

璞玉笑道：「專等夫人親自看上一眼，錯立了這塊石碑，不僅我傷心，還不知道傷了多少人的心。」

粹芳笑道：「那年我不知道，也平白無故地流了多少眼淚！」妙鸞也笑道：「姑娘流眼淚倒沒有破費什麼，我攢的那點兒錢可全都花在這兒了。到如今我連飯都吃不上了，該怎麼著？」說罷指著墓周圍種植的將近百株的梅花樹道：「這些樹早先沒有，都是我自個兒思念琴姑娘栽的。」眾人環視周圍，那些梅花正好都長出骨朵兒，有的花綻開了一半，香氣襲人，半里多地都能聞到清香。紫樹含著眼淚，向妙鸞深深鞠躬道：「姐姐生死不渝的深情厚誼，永銘心中，終身不忘。」

這時底下人已將祭案抬來，燃香燒紙。紫樹親手酌酒三杯，燒紙之後，香菲從袖筒取出祭文，低聲誦道：

維年月日，叨光小妹琴默等謹以清茶名香致祭於尊姐在天之靈曰：蓋聞人生如逆旅，天壽總歸家。我姐身如珍寶，節若香檀，出身名門，早具夙慧。迥異凡俗，摒棄紅塵之苦，冰清玉潔，轉赴水晶之宮。若非九天之仙女，定是瑤池之神人，豈不信哉！今青昉獨留，恩澤永被。黃泉有路，崇戴厚德；碧落無門，招魂何處。你我雖二身而摯情如一，彼此隔霄壤而患難與共。重立貞石，長顯芳名。嗚呼尚饗！

沒等讀完，璞玉站在那裡號哭。眾人驚看，璞玉的兩眼一點眼淚也沒有。盧香菲笑道：「你哭什麼？從古到今還有你這麼舉哀的？」

璞玉道：「這叫對乾姐姐的乾哭。」眾人聽了這話也笑了。看了一陣子梅花，坐車回去。璞玉留下，把祭文鏤刻在新碑的碑陰，換了舊碑，來到白雲庵。

那天，金夫人讓人把妙鸞所有的東西都搬到船上。過了一夜，次日紫樹又替妙鸞贈送女觀主金銀、緞匹等物。眾人一齊上船，鑼聲一響，諸船齊發，直向北方。

正是：

千層浮雲歸故里，幾行飛雁剛北方。

路上無阻。一日行至利津。先行輕舟早把信兒報到家裡。張裕、伊敏早已來到岸邊迎接。一問闔家吉祥，金夫人寬心欣慰。登岸後近親德氏、瑤玉等來迎迓，握手言歡。問起賁寅，說他痼疾復發多日，不能見風。妙鸞暗喜。

德氏等見了盛、琴、盧三美人，驚歎不已，問了情況更加歡喜。

金夫人問起宮熙，知道她已出閣，又聽說她最近要回娘家，也很高興。到家一看，張裕等人已將門庭修繕一番，煥然一新，比以前都好。留在院裡的婆子、丫頭也都迎出，金夫人坐在堂屋裡喝茶，德氏、可人等才回去。

從此金夫人、熙清搬進介壽堂。璞玉獨自一人住逸安堂，將耳房命名「鬆月軒」，作讀書的地方，福壽、靈玉也住在那裡。

香菲願意還住綠竹齋，帶畫眉等去住。琴紫樹住進憑花閣。盛粹芳仍住海棠院。

先前的杭州，住的畢竟是別人的宅園，諸事不便。自己家園寬綽明敞，現在散住著也不覺狹窄。

璞玉象挨門串戶的化緣和尚，沒有固定的住處。三個夫人也都施展出各人的本領，將各自的住房修飾綺麗，比賽書畫。

賁府準備了幾天喜宴，宴請親戚姑舅。王姥姥，張媽媽等婆子，特別是白老寡婦——璞玉的奶媽，扶著媳婦前來道喜，更加紅火熱鬧。舒二娘從外邊又領進來兩個人。妙鸞一看不是別人，是秀鳳、綿長，滿屋子人都歡笑。二人笑著進來，給金夫人跪下施禮，又從熙清開始，依次和盛、琴、盧幾位見面。轉身向妙鸞、福壽等剛說幾句話，忽聽敲雲板報事，舒二娘忙跑進來高聲喊道：「德姑娘到！」

金夫人正想念大閨女，一聽那話，雙眼早就流下淚來。熙清跳下炕，剛要出去，盛、琴、盧三人都喜笑著說：「姑娘等等我們！」妙鸞、秀鳳、玉清、福壽、綿長等人都喜笑著走出垂花門迎接。粹芳等剛走到當院，那才貌雙全，賢慧多才的德清小姐拉著璞玉的手，從外邊說笑著進來了。後面跟著自己的兩個小女孩，都是花紅柳綠的一團錦繡。熙清等四人向前施禮，德清連忙握手相見。

金夫人從窗戶看見，就坐不住了，出屋走到廊簷下，德清趕忙上了合階抱膝請安。金夫人看了兩個外孫女，顯出姥姥特別親昵外孫女的勁頭兒，一手拉著一個小女孩象珍寶一樣在掌心裡捧著、看著。

德清看母親頭髮白如銀絲，眼淚盈眶，忙轉身向香菲笑道：「我要是沒有聽到這兒去報喜的人說了琴、盧姑娘的消息，一進垂花門准得嚇一大跳。」又跟粹芳說話，姑娘們都簇擁過來，你一言，她一語，德清幾乎答不過來。

不久抬來飯桌，盛、琴、盧三人擺上酒杯、筷子。德清笑道：「太太您讓她們三個姑娘回去吧！現在雖說當媳婦了，原來我們是姐妹，她們站著，我怎麼坐著吃飯！」金夫人點點頭道：「你們也去吃飯！」三人才去逸安堂吃飯。在這兒的是金夫人、德、熙兩個姑娘、外孫女和璞玉一同吃飯。檳紅進來請安。璞玉看著她笑著說：「好你個撒謊的！」金夫人問怎麼回事兒，聽德清說了那年的情況，大笑。

晚上，德清帶著兩個女孩，同熙清一起睡在介壽堂的集錦閣子裡間。

第二天，在當院看戲，請德清點戲。德清為了高興熱鬧，點了全套《臨潼會》八齣戲。戲一開始就唱了一出萬里封侯，接著是七國賽寶，伍員舉鼎，吳楚爭霸。唱得有聲有色，聽得高高興興。一連三天的大宴完了，賁府的管家們陪客，賀喜，已經是眼花繚亂，蒙頭轉向。接著又是西府宮嫗姑娘回娘家，來見金夫人。小時候的姐妹們又團聚在一處，盡情歡樂。這些情景一時也說不完。

璞玉看了《臨潼會》這齣戲以後，又犯了小時候的淘氣勁兒。他選了三月初四那一天，要請各位姐妹到會芳園的綠波亭上，比賽每個人這幾年得到的寶貝。眾人聽了覺得新鮮有趣，都很高興。她們提前幾天，把各自身邊的稀罕物件都準備好了。

金夫人聽了也覺得挺新鮮，正想看她們比賽寶貝，忽聽敲鑼，有人喊叫，管家龔高手裡拿著一張大紅紙上寫的喜報，連忙進來稟告：「太太！大喜！現在北京來了報子說：咱們老爺向皇上請安：當今皇上誇獎老爺公事完成得出色，晉階為輔國公。就回原籍。咱們老爺在北京和親朋友好稍事停留，說是三月十日左右回家。」

金夫人聽了這些話，特別高興，急忙禱告天地，賞了報子回去。在祖先祠堂點燈燒香磕頭，滿院歡騰，內外賀喜。尤其德清、熙清、璞玉三人更是喜出望外。

賁府的客人這幾天剛剛少了一點，從這天開始賀喜的人又是擠滿了宅院。張裕、龔高等人又準備迎接賁侯的儀仗和賞賜的東西。

三月初四那一天，璞玉清晨來到綠波亭，鋪設地毯，安置桌椅。早飯後，各位姐妹三人一行，五人一伙來到會芳園。柳垂花開，鳥鳴水流。昔日繁華今猶是，玉堂富貴錦繡春。

眾人心悅眼明，到了綠波亭一看，地上放了一張大條桌，上面鋪著猩紅氈，準備陳列寶貝。眾人施禮坐下，德清笑道：「我們各人拿出自己的寶貝，說說它怎麼珍貴，再決定勝敗如何！」

璞玉道：「姐姐說的很對，誰帶個頭兒？」

眾人不住地互相推讓。

璞玉道：「你們可真有意思，這點兒用不著推三讓四的。這是我發起的，我來帶頭！」說完從靈玉手裡拿出一塊烏黑的石頭道：「它的名字叫『走運石』，宋朝米元章的遺物，真是絕代佳寶。」眾人過去看，那塊石頭長得崢嶸嶙峋，玲瓏剔透，真象一朵突兀的墨雲，還帶著遠古的溝紋。

璞玉又拿出一個象法器甘露瓶形狀的人參道：「這是藥草之王。就這兩件寶，足以戰勝你們。我這塊石頭，遇夏日陰雨天，從石上邊的溝隙裡冒出煙霧似的白雲。」

粹芳道：「你有米元章的石頭，我有王右軍的《蘭亭帖》真跡。」說完將字帖展開道：「這不是稀世之寶？」德清、秀鳳看了歎為觀止。

粹芳又從梨香手裡拿過一個綢包，從包裡取出一個東西道：「這是同昌公主的『神絲被』，上邊繡了三千鴛鴦。」說完叫丫頭們展開。眾人一看繡的奇花異草，光彩奪目。

熙清道：「我的『桃絲羽』兜肚是用桃花養育的蠶絲織的，色如紅桃，輕軟極薄，能驅逐妖魔，是衣中之寶。這是張□的『啞榴枕』，枕著它能聽到十里之外的音樂聲，還能驅散惡夢。」

宮熙道：「我有太平公主的『驅寒簾』，還有石崇的『錦步障』。」說完教丫頭們展開，色如晚霞，掛起來，在寒冷的時候，仍覺溫暖如春。眾人正在贊賞，可人道：「把你的公主們暫時先收起來，我這兒有趙飛燕的『紫羅席』」。說完放在桌上。眾人一看，蔚藍光滑，上邊的百花燕蝶都是栩栩如生。

可人又取出小株活樹道：「這也是一件珍寶，它是長在唐明皇沉香亭前的『連理枝』，楊貴妃最心愛的東西。」眾人一看，是一株沉香樹，從根到梢都是枝枝相連，根根相攀，合抱在一起分不開。

玉清笑道：「大奶奶收起您那倒下糾纏的東西風，看我這個寶！」眾人大笑。一看，玉清從包裡取出件單衫道：「這是海外奇珍，是用雪梨絲織的，薄如蟬衣，軟似芭蕉葉。雖然是熱天，穿上也不出汗，涼爽無比，是從南方帶來的奇寶。」

妙鸞道：「我也有海外至寶。」說完從懷裡取出一尊一拈高的佛像道：「這是紫竹林觀世音菩薩，天上轉世，仙姿超凡。」

香菲大笑道：「妙姑娘的本相現出來了！」

紫樹等人拿來一看，是用整塊竹子雕刻成的觀音菩薩。不論臉面、眼眉、手足都帶著喜相，真象是活的，讓人看了必定肅然而起虔誠之心。

璞玉看了更是覺得稀罕，將佛像頂在頭上禮拜。

妙鸞笑著說：「還是本行。」將念珠從手腕上脫下來道：「此物生在南方極樂淨土的『能歸瑪』峰上，名叫菩提子。每個珠上都有發亮的眼，色香都好。用這念珠誦經和帶在身上能使萬事如意。」

秀鳳笑道：「貴法師不必講經了。看我的，我沒有海外之物。這是蔡伯喈的柯亭竹笛。這件衣服是早年老太太賞的，穿了能避水火、器械、木石之害，冬暖夏涼。你們知道它的名字？」眾人攤開一看，輕如薄紗，色綠，真香，從遠遠看如輕煙嵐氣。

德清道：「我知道它的名字，叫『無絲衫』，小時候看過我們老太太穿，真是件無價之寶。」

福壽拿出管仲姬抱睡過的「竹夫人」。還有西方淨土的「九枝秀」香，燒起來濃香滿室，經久不散。

綿長拿出的是潘岳的金鍾花，懷素的蕉葉扇。

德清看眾人賽完了寶，叫橫紅笑道：「我並沒有什麼寶，只有這一件衣服。」說完叫解開蟒緞包袱，拿出一件衣服。眾人一看，閃閃發光，上邊的百鳥百草都象用孔雀尾羽黏貼的

一樣鮮豔綺麗，光彩奪目。眾人大為珍奇，不認識這是什麼。德清說：「它叫『鳥英裳』。原來這是我的高祖父，征伐日本時所得之寶。這是用南海百鳥羽毛織成，穿在身上輕得象沒有東西一樣。另外，還有一寶，能知道晴雨風雪。」說罷從懷裡拿出一個小囊道：「這個叫『紫雲囊』，是真正的奇寶。在炎熱天氣將它夾在瓦內，埋在濕土地下，澆上活泉水，就有一股白雲透土冒出，能下雨。」

眾人看了非常奇怪說：「今天德姐姐的寶壓倒了別的，現在應請她當盟主了。」

香菲笑道：「『紫雲囊』的能力無非是一塊電噶石的勁吧！有什麼稀罕！看我的這個寶！」說著從腋下的黃色片錦包裡拿出紅緞子包著的一根木頭，放在桌上。眾人一看，木紋象沉香，顏色紫青，有深色的光澤。

香菲道：「這是東方朔從邊疆得的『扶桑木』冬暖夏涼，更特別的是那木頭裡不停地發出叮噹當的琴瑟聲。」

香菲又叫畫眉、靈玉二人舞劍，那根木頭裡忽然變成咚咚鏘鏘的鑼鼓聲了。眾人正在側耳傾聽。香菲又從畫眉手裡拿過紅錦緞包，拿出一件紅錦碧綃羽衣裳道：「這是織女見張仙時織的無縫天衣。你們仔細看，世人所說的『天衣無縫』就是指的這個。王母娘娘在蟠桃會上才穿哪！平常也不輕易穿。」眾姐妹搶著看，找有沒有衣縫。紫樹笑著向香菲道：「我看拿出這根木頭，還以為一定是你夜間騎馬逃跑時用的鞭子呢！」

香菲聽了這話臉紅了，低下頭。畫眉從旁邊聽了這帶刺兒的話，氣得把眉毛挑了起來。琴默沒有理會。叫來瑞紅取來一個囊袋，從裡邊拿出一張琴道：「這是嵇叔夜彈過《廣陵散》的梧桐木古琴，是琴中之寶。」說罷又拿出個八寶鑲金壺，開了蓋，從裡頭拿出一條黑馬尾似的東西，光亮異常，有紅頭繩那麼粗，捲得很緊。叫姑娘們拉，共八尺多長。眾人覺得稀罕。琴默道：「這是龍須，人怎能拉得斷！」她下了綠波亭的台階，把那根龍須浸到湖水裡。也真奇怪，但見在水上浮起一縷青煙，升到三尺來高，就變成了雲，雲愈來愈大，帶著颼颼的涼風。人們都覺得冷，想進屋去。這時，水裡發出轟隆隆的響聲，聲音越來越大，出現風雷聲。琴默忙收起笑道：「這是我的義父中堂國老給龍玉姐姐的，以後又給我了。普通村裡的小商販哪開過這個眼！」這話又揷上了香菲的義父康信仁。氣得畫眉的火兒足有三丈高。

璞玉看畫眉不知道什麼緣由，笑道：「大家都有寶，畫姑娘有什麼還不拿出來賽一賽？」

這句話正合了畫眉的心思，忙摘下頭上戴的一個紅絨小球，冷笑道：「你們誰的寶也不如我的這個寶。我這個寶貝，沒有丈夫的它能給找丈夫，沒有兒女的它能給找兒女。北京城幾萬人裡頭，我們姑娘所以能吃得開，全仗它了！」姑娘們多少都知道那個扔彩球的故事，除了德清、妙鸞不懂以外，都哄堂大笑。特別是璞玉，拍著巴掌，看著琴默大笑。香菲看紫樹臉上白一塊、青一塊的，忙住笑，嗔了一聲畫眉。

粹芳正想給琴默消消氣，剛跟德清說了幾句話，忽然五福跑進來說：「太太叫大爺，老爺的前馬到！」眾人連忙出去，都來到介壽堂。

璞玉趕忙換了衣帽，騎上馬，飛也似的跑去。後面張裕、馬柱追著，幾個人來到九里鬆，迎面正好碰上高珍。他說：「老爺還遠呢。我分道先出來時，老爺剛到桃花浦，想請從鳳鳴州送出來知府、參將、司獄各位老爺回去。現在剛好從那兒起身。」

璞玉聽了心裡寬了一些，慢步到了興隆嶺上，才看到賁侯的車駕從遠處過來。忙下馬跪在路旁迎接請安。

賁侯點點頭問了家裡的事兒，一起到府前，迎接的人絡繹不絕。賁侯一一回禮，鳴炮三聲，進了府門。

從此，整天來客，回拜，祭祠堂，修祖墳，唱戲，賀喜，熱鬧不斷，足足忙活了一個多月才稍稍安靜了。

賁公住在介壽堂。一天午後，璞玉閒著沒事兒，來到逸安堂。三個夫人把酒飯準備停當，正在等他。璞玉進來，和粹芳並排坐著，琴、盧坐在兩旁。瑞紅放箸，丁香斟酒。

粹芳笑道：「這些日子大爺陪客，可累得夠嗆。今天我們姐妹三個準備了點兒薄酒小菜，犒勞大爺。」

璞玉也笑道：「聰明的夫人費心了。」

香菲笑道：「如果領我們的情兒，就多喝幾杯！」

璞玉看紫樹從那天以來，耷拉著臉，不跟香菲說話，對璞玉也不那麼親近，想趁這機會給她倆調解一下，說道：「要叫我多喝幾杯，必須有個酒令。誰說不上來，罰他喝五杯。」

粹芳道：「行什麼酒令？」

璞玉道：「酒令還得主人出。這個酒令應該從你開始。」

粹芳也不推諉，說：「那你們三人全都得聽我的酒令。我這個令不用什麼典故、詩詞，就說普通話。第一句說，天上飛的一種鳥；第二句說，院子裡開的一種花；第三句說，桌上放的一本書；第四句說，家裡使喚的一個丫鬟的名字。每句字尾，都得合轍壓韻。如果不壓韻，就得罰他喝五杯。」

璞玉笑道：「那你就先說，我聽聽。」

粹芳笑道：「我出的酒令，我不帶頭兒不行吧！」說完喝了門前酒，清了清黃鶯似的嗓子說：

天上飛的是小鴉，院裡開的是鮮花，桌上放的是世家，家裡使的是齊瑪。

璞玉聽了，全都符合規定，點頭同意。

依次輪到琴紫樹，她稍微思索一下，喝了門前酒道：

天上飛的是海青，院裡開的是桃林，桌上放的是舊經，家裡使的是寶琳。

下面是香菲，喝了門前酒，一點也不加思索地說道：

天上飛的是鸚哥，院裡開的是香荷，桌上放的是新作，家裡使的是陶樂。

粹芳聽了香菲說的句尾都壓韻，點了點頭。

璞玉連氣兒地喝，已經差不多半醉了，並且盡聽別人說，自己一點兒也沒準備。忽然輪到自己，急得來不及想，喝了門前酒，大聲念道：

天上飛的大老雕，院裡開的是石頭！

粹芳笑道：「錯了！原來說的是花名，你怎麼改成石頭？」說完斟了三杯酒。

璞玉道：「我的意思在後頭，不像你們只看字面。如果我的意思錯了，再罰我三杯，沒有不依的。」

香菲道：「那你就往下說吧！」

璞玉接著說：

桌上放的是火鍋，

粹芳道：「更不對了，記上十杯！」璞玉沒等她說完道：

家裡使的是鐵杵。

眾人大笑道：「簡直錯得不沾邊了。石頭不是花名，火鍋是什麼書？也沒有聽說過叫什麼鐵杵的人。這十五杯得加三倍，應當罰四十五杯，快拿酒喝吧！」

璞玉笑道：「你們聽我說，家裡怎麼就得專使喚女的？因為你們是婦女，才使喚女的。我是男人，就不興使喚男的？小小子的名字講究結實，不用說鐵杵，鋼杵又怎麼的？」

粹芳笑得按住胸脯道：「那就算可以，可是石頭、火鍋總不行吧！」

璞玉笑道：「好文章必須講解，不講你們不懂。我這天上飛的大老雕，把你們的小鴉、海青、鸚哥都能吃了。我院子裡的石頭，把你們的鮮花、桃林、香荷都能『開』了。我桌上放的火鍋，把你們的《世家》、《舊經》、《新作》都能燒了。我家裡使的鐵杵，將你們的齊瑪、寶琳、陶樂都能……」說到這句，香菲急忙用手捂住了璞玉的嘴，大笑道：「從你嘴裡出不來好話。」

那時璞玉的酒早就過了量，把香菲從兩腋下抱起來，摀倒在炕上。

福壽見璞玉醉了，忙叫端飯。璞玉把香菲胳膊得一個勁的笑，笑得說不出話來。鬧了一陣子，才吃了她們準備下的榆錢湯，桃花粥。紫樹擺著冷冰冰的勁頭兒，璞玉想氣氣她，握著香菲的手，拍扶著她的肩膀笑道：「你當了國老府的女婿，失了禮，才讓人家看輕了。我今天是去憑花閣的日子，現下去綠竹齋，教給你怎麼當女婿！」又向紫樹笑道：「你甭作對！對你的錯誤，先收拾你漂亮的丈夫！」說完，用手扶著福壽踉蹌出去。

紫樹是婦女中有男子漢度量的人，聽了那些帶刺的話，就像沒聽見一樣，和粹芳笑著璞玉的醉態。兩人一同出了逸安堂。提燈籠的小丫鬟引路，粹芳回了海棠院，紫樹同妙鸞睡在憑花閣。

璞玉扶著香菲和福壽，到了綠竹齋葫蘆門，站住腳向福壽問道：「你看，竹梢子插了沒有？」福壽聽那話笑道：「管他插沒插，快進去吧！何必想那些！」

璞玉大笑，說我怕。畫眉忙掀開裡間的簾子。璞玉乘醉用兩個指頭在畫眉的臉蛋上擰了個飛吻。進了屋，向畫眉道：「你還不把我攆出去，掀簾子幹嘛？古時張琪說：『若共他多情的小姐同駕帳，怎捨得他疊被鋪牀。』今天我可不那樣，不僅叫你疊被鋪牀，還叫你脫靴子。」說完歪坐在椅子上，把香菲抱坐在腿上，翹起腳。畫眉笑著跪下給他脫了靴襪。

福壽端上一杯茶，璞玉接了，和香菲一塊兒一口一口地喝著，又指著北邊炕上的帳子，問香菲：「那一年，你睡午覺時，衝著我翻臉逗閒氣兒，現在你還翻臉不？」說著脫了衣服，同香菲一對兒進入羅帳裡頭去了。

畫眉移燈，點香，關上門，撩下簾子，準備熱茶水。福壽舉手向畫眉道喜，叫靈玉提燈籠，笑著回了逸安堂。畫眉出去，關了葫蘆門回來。

正是：

癡情重重難醒悟，夢幻縹緲入天台。

卻說璞玉近幾天疲憊不堪，並且酩酊大醉。在夢裡影影綽綽地來到一座深山，好像躺在一個大亭子的石頭台階上。抬頭一看，亭子的匾額上寫的是「喜紅亭」三個字。璞玉驚奇地想：我記的是早年夢中也到過這個亭子，上面寫的是「泣紅亭」，現在怎麼變了？或者是另外的一個亭子不成？起身一看，亭子周圍的紅欄杆依然如故，自己的身子還在欄杆裡面。但不知從何處進來的。又看亭子的兩根柱子上有金字的一副對聯：

才子佳人結良緣，慧男怨女走好運。

亭子裡的石碑還是老樣子。璞玉想：上次來到這裡，稀裡糊塗的連字畫也沒看，現在必得細看記住。到了碑下一看，不知道上次那些零星的字畫到哪儿去了：卻有斗大的四個字：「隨喜善緣」。話雖通俗，但寓意深刻。愈看，紅字放著金光，好像把璞玉的渾身照得通亮，五臟六腑也象照透了似的。正在賞心悅目，忽然天空樣雲繚繞，鸞鳳翔舞，叮叮噹噹，高音震耳。璞玉驚醒一看是桌上的自鳴鐘正在打點。

正是：

滿目花鳥春富貴，聲色豪華本是空。

光陰飛馳時鐘響，一層樓裡醒迷衷。

尾聲：

茫茫三年事，午夢荒唐語。

若考其中實，兔生犄角龜生羽。